

辛亥年里 起革命

〔副卷〕

沈鸿信 著

沈鸿信继长篇历史文学巨著《国共演义》之后又一力作
首部全景式描述辛亥革命发生发展过程的纪实佳篇

THE REVOLUTION OF 1911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THE REVOLUTION OF 1911

辛亥年里起革命

〔副卷〕

沈鸿信 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目录 | 辛亥年里起革命

副 卷	一枕黄粱袁世凯	
第 一 章	拒南下北京兵变	/// // 003
第 二 章	袁总统北京就任	/// // 010
第 三 章	孙中山单骑赴京	/// // 020
第 四 章	国民党大会成立	/// // 025
第 五 章	宋教仁上海遇刺	/// // 032
第 六 章	饮鸩止渴大借款	/// // 041
第 七 章	国民党莫衷一是	/// // 047
第 八 章	李烈钧湖口起义	/// // 060
第 九 章	江西独立遭挫败	/// // 070
第 十 章	二次革命昙花现	/// // 081
第十一章	文人续谱独立歌	/// // 091
第十二章	展谋略步步进招	/// // 099
第十三章	卸磨杀驴复杀驴	/// // 105
第十四章	白狼起义被剿杀	/// // 110
第十五章	袁徐复古效前清	/// // 118
第十六章	日本国趁火打劫	/// // 124
第十七章	床前外交21条	/// // 130
第十八章	成立中华革命党	/// // 142
第十九章	筹安会应运而生	/// // 158

目录 | 辛亥年里起革命

第二十章	蔡松坡韬光养晦	/// // 165
第二十一章	云南讨袁护国军	/// // 175
第二十二章	洪宪皇帝关门做	/// // 187
第二十三章	川南湘西鏖战急	/// // 198
第二十四章	内外交困帝梦断	/// // 205
第二十五章	四面楚歌众人叛	/// // 213
第二十六章	黄梁未熟万事空	/// // 223
参 考 书 籍		
后 记		

副卷

一枕黄粱袁世凯

副卷《一枕黄粱袁世凯》主要描述了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巩固权位到登位正式大总统、恢复帝制到洪宪皇帝梦破灭的过程，刻画了一代枭雄袁世凯的计谋多端、世纪伟人孙中山维护共和的坚定大志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天真软弱，展现了社会转型中的复杂和无奈。

第一章

拒南下北京兵变

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签署退位诏书，宣布清室退位。

随着清室退位的诏书传到南京，第二天即2月13日（腊月二十六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表示了“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意思。立宪派和同盟会中的许多人高兴得弹冠相庆，嘴巴合不拢，他们觉得奋斗了数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从今以后，中国就大有希望了。有的人就说革命党该取消了，有的赶忙催促孙中山快快宣布辞职，以便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总统。可是孙中山的心情却显得沉重。他并不是留恋总统之位，他当这个总统，从内心来讲是希望能够领导同盟会和国民把共和革命进行成功，不要半途而废。清室宣布退位他当然高兴，可是他不放心袁世凯。通过这一段时间与袁世凯打交道，他觉得袁世凯权术太深，特别是袁世凯在本经南京临时参议院讨论通过的清室退位诏书上却又擅自加了一段话：“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查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更使他愤怒。因为明眼人都可以看出，加上这段话，那是表示他袁世凯的政权受自清朝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无关。孙中山担心袁世凯会横生枝节，更担心自己周围的人对袁世凯过分信赖，将来会为虎作伥。但毕竟已经承诺，一旦袁世凯逼清室退位，自己就将临时总统让与袁世凯。大丈夫一言既出，那是万万不能反悔。因此，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通电后，孙中山2月13日（腊月二十六日）当天便向临时参议院提请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总统。略谓：“本大总统提出辞表，要求改请贤能……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

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不过，他也附带了袁世凯继任总统必须遵守的三个条件：第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第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第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

临时参议院中的许多人和他们身后的谋士对孙中山提出的三个条件很是反感。他们中间不少人尤其是清廷中的旧官僚、立宪党人本与袁世凯有旧，对袁世凯比对孙中山有感情得多，其中一些人虽然从立宪转向了共和，但那是形势所迫，他们并不喜欢同盟会这些革命党人，而更喜欢袁世凯，在参与实现共和中与袁世凯书信往来，为袁世凯出谋划策，更多的人则秋波暗送袁世凯，以便袁世凯当总统后得个回报。看那袁世凯致临时政府的电报中说了许多往南京就职不利的话，而且内外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坚持定都北京反对建都南京，对袁世凯不愿南下表示同情。而一些革命党人不知这些舆论皆由袁世凯操纵，便是那各外国使领馆，也是袁世凯及其亲信通过英国公使朱尔典、英国《太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等人串通、渲染所致，反认为定都北京是民意民望。在2月14日（腊月二十七日）例会时，便有议员临时动议，说前此各省代表指定临时政府地点于南京，是因当时大江以北尚为清军范围，不便推北京；现在南北统一，政府地点自以北京为最适宜。会议对此动议进行表决，结果出席28人中赞成的竟



迎袁专使、欢迎员、随行人员

有20人，遂通过了临时政府建都北京的决议。孙中山闻罢好生恼火，当仁不让，咨文复议，同时让人通知同盟会籍议员必须依照总理的意见投票。临时参议院开会再议，以19票对8票的多数，维持了定都南京的原案。到了2月15日（腊月二十八日），临时参议院开会选举总统，全会的17票一致选举袁世凯任临时总统。当天发出选举通告，并致电袁世凯，把袁世凯委实吹捧了一通，略谓：“本日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满场一致，选定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统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务请得电后，即日驾莅南京参议院受职，以慰全国之望。”并决定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外交部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前议和参赞汪精卫、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昭文、步兵第31团团长黄恺元、湖北军政府外交司长王正廷等人为欢迎员，偕同袁世凯前派议和代表唐绍仪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孙中山亦致电袁世凯表示祝贺，并让袁世凯推荐一人主持北方事务，他本人到南京就职办交接。

临时参议院的选举通告和电报，袁世凯当天就看到了。他好生高兴。不过，他可不想到南京去就职，他的北洋军队、他的心腹股肱、他的班底都在北京，只有留在北京，他才可以将临时政府置于股掌；若要到南京，自己单枪匹马，光棍一条，岂不是虎落平原，龙入浅滩，成了别人篮子里的鸡蛋。他正琢磨着办法，袁克定进来了：“大爷，你去南京何时动身？”他自小就叫袁世凯为大爷，而不叫爹。“我什么时间也不动身。”“你不去，就不能就任，就当不成总统呀！”“谁说不能就任？我现在就是堂堂正正的新举临时大总统。这南京的选举通告都发了，这就是已向天下宣布了。”“可是他们说了呀，你不去，孙中山就不能解职，你就不能接任。”“那是孙文这小子给我下的套，想让我在他们划的圈圈里转。我们不能当这个傻子。你不用担心，我早有应付之计。清廷退位第二天，我不是给孙文发了个电报吗，我就算准了他们这一手。想跟我玩，他们还嫩了点儿。”袁克定有些奇怪：“你发那个电报，不是因为南方有话，让你表明拥护共和的态度才能选你当总统，你才发的吗？”“是啊。表个态还不容易。可是你想想，我那电文中就有不能南下就职的意思。”袁克定一想，果然如此，袁世凯2月13日致南京临时政府电称：“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现在统一组织，至重至繁，世凯极愿南行，畅聆大教，共谋进行之法。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

而东北人心未尽一致，稍有动摇，牵涉全国，诸君皆能洞鉴时局，必能谅此苦衷。”袁克定正想着，袁世凯又说了话：“现在我们不理他这个茬，我们干我们自己的，反正南京已发通告，我不就任，他们也下不来台，反正他们得求我。不过我得给孙文回个电，给他施加点压力。我看孙文胸无城府，给他来点软硬兼施，他终得让步。”说完，袁世凯提笔起草了电文，让人发往南京，略谓：“若专个人职任计，舍北而来，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北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讷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唯有由南京政府将此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世凯立即退归田园，为共和国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

次日，袁克定又来见：“大爷，唐绍仪来电，说孙文见了你的电报，向参议院表示：新大总统一日不南下就职，则本大总统一日不能解职。”“别信那一套。他是孙悟空也跳不出我这如来佛的手掌心，还有什么情况？”“南京政府派了专使和欢迎员，要来北京迎接你南下。”袁世凯说：“那好，我就盼着他们来呢，他们来了我就更有办法。你告诉徐世昌，让他筹备举行盛大欢迎，先给他们灌点迷魂汤。另外告诉曹锟来见我。”他已经妙计在胸。这计，要冒风险，可能会使他失颜面，使世人对他的控制军队的能力有怀疑，曾让他颇费踌躇，但张謇的献言，坚定了不惜冒风险也要一

试的心。原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密电张謇，请他来京襄赞。张謇因前边辞去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之职，为避亲袁世凯之嫌，一时不便亲来，但深知袁世凯此时第一难题是孙中山和参议院要他前往南京就职，便派了亲信刘厚生持密函往北京见袁，为其献策：“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着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若不著一毫痕迹，使不欲南来之意不出于公，当可有效。”并嘱刘厚生告诫袁世凯如果南下就职必须带领部队。

黑面胖脸、身着戎装的第3镇统制曹锟来见袁世凯，一进门就恭恭敬敬地立正行礼。袁世凯亲热地



曹 锟

拉住曹锟的手：“仲珊，没旁人在场，用不着那么多礼节。怎么样，第3镇的弟兄们有什么要求吗？”“报告慰帅，没有。第3镇械精饷足，从来没有缺过粮草欠过饷，弟兄们都知道这是享您慰帅的福。现在大家都希望慰帅您快快就任大总统。”曹锟毕恭毕敬地回答着。虽然袁世凯让随便一点，他可不敢有一点马虎，袁世凯问他一句，他才回答一句。曹锟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名锟字仲珊，天津卫大沽口人氏，1862年12月出生。他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造船工，但为了让孩子有出息，勒紧腰带也供曹锟上几年私塾。曹锟也得以识得几个字。但因家里太穷，上了几年私塾后，便辍学在家，跟着附近武师练练武术。再大一点，父亲让他学造木船，他不肯；叫他学做农活，他也不愿；后来父亲让他做卖布的小买卖，他喜欢走村串巷，便答应了。所以，他从16岁时就开始下乡卖布，先是搭布在肩，后来发达一点了就推车。就因为这卖布的经历和在弟兄中排行老三，人称其卖布曹三。又因他好酒贪杯，有时卖布喝醉了便席地而卧，一些顽童趁机把他钱袋里的钱偷走，醒来后也不当回事追找。有时候有些买布的使奸耍滑，故意赖他的账，他也不较真。更有的时候，他看到大姑娘小媳妇有点姿色的，就张着嘴直勾勾地跟在人后面盯着看。有人就以为他缺点心眼，称其为傻子曹三。不过，傻子自有傻子福，他竟然凭着一股傻劲儿，1881年参加淮军后，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但凡统治者，都需要两种人才：一种是干才，一种是奴才。干才用来办事打天下，奴才用来为自己尽忠。袁世凯背靠吴长庆，很快当了营务处会办，雄心勃勃，开始注意物色可为己所用之才，便把庸弱、温驯、能忍让、能吃苦耐劳的曹锟选送进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先是留在袁世凯帐下，后不时升迁，到袁世凯在小站督练新军时，任曹锟为右翼步兵帮带，继而升任帮统，袁世凯把北洋新军扩充为6个镇时，更让曹锟充任了袁世凯当家队伍北洋第3镇的统制官。这样一个经历，曹锟敢在袁世凯面前随随便便吗？

袁世凯说：“南方孙文一伙非得让我到南京去就职，那里没咱们一兵一卒，你说我能去吗？”曹锟看看袁世凯的脸色，说：“那你可不能去。革命党诡计多端，你去了恐怕凶多吉少。”“说凶倒也未必，当他们的傀儡却是不可避免。所以，我不能去。可是，他们要派专使欢迎员来接我，我得想办法对付这些专使欢迎员。”“几个专使欢迎员，不要理他们，或者干脆干掉他们算了。这事你交给我，风高放火，月黑杀人，弄到暗处杀了他们，人也不知鬼也不觉！”袁世凯笑了笑：“那怎么能行，那不给他们留下了把柄？现在我们要武戏文唱，文戏武唱。我叫你来，就是为这事。你要这么办……”他如此这番一交代，曹锟连忙点头：“这好办，炮标和第10标就住在城外，我让标统吴佩孚、唐天玺带人进城来干，然后天津保定分别响应。”“那不

行。天津保定可交代协统、标统们去安排，北京城里，不要再让协统、标统们知道，你要一竿子插到底，免得人多嘴杂，露出马脚授人以柄。”“是。请慰帅放心，我一定做得滴水不漏。”

曹锟回营按袁世凯的吩咐去悄然布置。眼看着到了2月28日（正月十一日），南京迎袁专使和欢迎员乘坐火车到了北京。好个袁世凯，对南京专使欢迎员那真是敬重无比，先派长子袁克定亲往天津相迎，专使欢迎员到了北京，又用迎接国宾的规格相待，特派赵秉钧、胡惟德、周自齐、王树堂、颜惠庆、范源濂、蹇念益、汪荣宝等13人为招待员，安排600人的警卫队专任保护，以仪仗队、军乐队在火车站铺排相迎，下令开已改名为中华门的原大清门迎接他们入城，所过路上均有军队夹道而立，民众持彩旗欢迎，丰盛的宴会之后，亲将专使和欢迎员送往煤渣胡同东口国宾馆，推诚交谈。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一路上已听汪精卫说了袁世凯许多好话，如今又见袁世凯如此礼遇，甚是感动，觉得汪精卫所言果然不虚。当下将迎袁南下之意叙述一番。袁世凯道：“敝人何功何德，敢劳诸公北上迎接，真是折煞人也。诸公都是建立民国的元勋，敝人不胜敬仰，今后敝人定当追随孙文和众位，使南北合一，民国昌盛。南下的日期，就请诸公推定，敝人只有遵从，不敢违拗。至于南下路线，我想由京汉路南下先到武昌与黎副总统晤一面，然后换乘江轮到南京。不知诸公可否同意？”众专使欢迎员听了，自然没有意见，高高兴兴地送袁世凯离开宾馆。不料，次日早饭后，袁世凯又来，这次他不谈南下就职问题，又说了一番亲热的话后，便拿出京外各方面各团体条陈不可迁都之电呈一百余件，详述民国政府首都还是应建在北京。蔡元培等不期袁世凯提出此与南下就职无关问题，耐心地听完，蔡元培便道：“我等此来，只是负欢迎阁下南下就职专使和欢迎员之责任。专属于是，与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此事还须请阁下赴宁后与孙总统和各省代表会面议。”袁世凯便道：“好，南下就职绝无问题，还是按我们昨天所说而定吧。”蔡元培等欣然而诺，单等时间一定，便陪同袁世凯起程。

袁世凯从国宾馆回到锡拉胡同宅邸，吩咐袁克定通知曹锟按计划行动。曹锟已是万事俱备，得令，立刻密发通知。2月29日（正月十二日）天刚黑，京城中东安门、王府井、东单和前门一带繁华之地忽地冒出了大批成群结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乱哄哄先是沿街沿铺索要财物，声称欠饷未发，不得不如此，继而闯入店铺乱拿乱抢。一时枪声四起，火光烛天。袁世凯忙令冯国璋的禁卫军上街弹压。禁卫军士兵已有人暗中串连，弹压变成了与乱兵共同行动，趁火打劫起来。迎袁专使和欢迎员住处煤渣胡同东口迎宾馆门首也来了一伙变兵，敲门打户，大声叫骂。众专使欢迎员早被枪声惊醒，

正在瑟缩发抖，眼见变兵就要闯进宾馆来，也就顾不得斯文，衣履不整地翻墙而出，沿着谧静小巷如丧家犬一般逃往东交民巷，惶惶然避进了六国饭店。派人捎话给袁世凯，告知行踪。袁世凯先派了铁路局长叶恭绰和袁克定前往慰问。袁克定趁叶恭绰说话时机，给汪精卫使了一个眼色。二人走到隔壁，袁克定说：“贤弟，这局势说明大总统不能往南方去呀。可这话我们不好说，你既是欢迎员，由你口中说出最好。”汪精卫说：“我知道。你我拜盟之事，我未曾告诉他人，以免不利。今后称呼时切望注意。”岂料第二天入夜，驻在西城的毅军又鼓噪起来，从驻地石虎胡同和端王府同时涌出，往西单、西四和北城等处行抢，一边抢一边大叫：“袁宫保走了，我们没人管了。”边嚷边抢。抢罢，把商民的房屋放火焚烧。立刻又是火光熊熊，红了半边天。随后两天，通州、保定、天津也相继发生兵变。尤其是天津，那巡防营和新军在华人城区鸣枪呼啸，沿街烧杀抢劫，到处火光冲天，整整乱了一个通宵。

等北京城稍微安静下来，袁世凯派赵秉钧将众专使欢迎员从六国饭店接回国宾馆，旋接入中南海府中，设宴压惊。席中，袁世凯再三再四地表示慰问和道歉，说：“手下人老跟我说，北方形势不稳，可我咋也没想到，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军队也会闹起事来，这也是我治军无方。更没想到，现在，天津、保定、通州也都发生了兵变。外国大使都来找我，说他们要调兵到北京来保护侨民，东北的日本驻屯军已向秦皇岛调动。真搞得我焦头烂额，丢尽了脸面。北方各省的督抚们不理解我的苦衷，都打电报来不让我离开北京。”说着，就将北方各省督抚们的电报递给各专使欢迎员，果然都是说袁世凯若离北京，北方必乱，国家必难，要袁世凯万万不可离京。各专使欢迎员看罢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为好。袁世凯又说：“事情既然如此，如果敌人马上动身，怕出现意外情况，阻碍南北统一，影响共和建设。要不然，我暂时留在北京几个月，等情况好转再动身，请黎副总统先到南京就职，以副总统的名义代行总统的职权。诸公看如何？”

众专使欢迎员看袁世凯态度十分诚恳，颇受感动。可是都不敢贸然回答。回到迎宾馆后，忙不迭地聚首相商。汪精卫道：“国不可一日无君，否则势必内乱。所以当务之急应是先实现统一，成立全国统一的政府，这样才能安定大局。至于首都地点和就职地点，我看放在北京无妨大局。”宋教仁对北京兵变虽然有所狐疑，苦于没有证据，也就与蔡元培等人同意汪精卫的主张。当下起草电报报告南京临时参议院。电谓：“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设使再有此等事情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将不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迅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

第二章

袁总统北京就任

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林森接了电报，召集议员开会讨论。

这时候，全国各地的报纸、团体、军队将领和名人领袖都围绕北京兵变发表议论和通电，几乎众口一词地同情袁世凯，谴责南京临时政府强求定都南京、强求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这兵变的制造者，不仅没有受到责难，反而得到旧官僚、军阀、原立宪派人和一些革命党人的进一步拥戴。支持定都北京，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不说段祺瑞、冯国璋和姜桂题三个统兵军统发布通电说：“宣布共和已逾两旬，专使到京，亦已七日，而临时政府设置何处，袁大总统受任何时，统一政府如何组织，迄无定议……若徒事无理之争执，功亏一篑，更召灭亡，谁尸其咎……各方面观之，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便是那响应武昌首义独立省份的一些都督和军民将领阎锡山、谭延闿、马毓宝、孙道仁、蒋尊簋、蔡锷、蓝天蔚、朱瑞、蒋百里等人，亦纷纷表态，主张定都北京。仍兼任湖北都督的副总统黎元洪，更发出了呼吁定都北京、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万万火急通电，谓：“时机万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况利便之势，相判天渊乎？”不说身处北方的“国民协会”致电孙中山，声称“京兵构乱，外患日迫，全由争持临时政府地点致统一政府不能成立，倘再迁延，必至内乱环生，外人藉口，大局何堪设想？请速电袁暂缓南下，就近组织统一政府，以维人心而杜外患，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幸早定大计。”便是临时政府所在地的江苏省省议会，也通电指责南京临时政府强行要袁南下，“致统一政府迄未成立，奸人乘机煽惑，遂肇京、保之变。”进而主张“今全国大多数皆主临时政府设在

北京，所见既同，自应协力以达公共之主张，岂可令挟私见争意气者败坏大局，唯有请孙总统速电袁总统在北京受任组织政府。”不说袁世凯掌握的北方报纸将兵变归罪于南京临时政府，肆意抨击，便是那设在上海的立宪派立场的《申报》《时报》和革命党人掌握的《民立报》，也都无一不是站在定都北京、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一方。如《申报》发表《对于北方兵变之观念》的评论，责问南京临时政府“袁总统尚可南来受任耶？”“临时政府尚可建设南京耶？”明确要求“南中新政府断不可苟徇一、二人之私议邀袁南来，而翊置北地；切勿再以强袁南来为得计。”《时报》以《论建设统一政府为弭乱之上策》为题，发表社论称：“如当道不满意于项城，可以不举项城，既举项城矣，则凡事对于项城，宜尽力让步，岂能因争持临时政府地点之故，两相齟齬……当道诸公，如以国家为前提也，为今之计，第一宜地点让步，第二宜阁员让步，第三宜临时宪法让步，百事皆弃捐，务须于此旬日内建成一统一之临时政府。统一之政府既设立，南京之政府，即宜取消，使全国之统治权出于一，全国之内不论如何军队、如何地方行政长官，皆当服从新政府之巩固，新政府既巩固，然后可以望秩序之回复。”《民立报》则先就北京兵变发表《再论北方乱事》的社论，提出了收拾局面的三策，其中他们认为的上策是：“孙大总统躬亲督师，刻日北上，政府重要各员相与偕行，一周之内，与项城握手宣南，共定大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瞬息之间，国事大定。”继之响应黎元洪的通电，发表《泣告篇》社论，说“黎副总统昨日之电告，有‘民亡’、‘兵亡’、‘国亡’、‘种亡’之说，椎心泣血而书，诵读之下，毛发为之悚然，虽木石之人亦将闻而陨涕，我南方诸公，固夙称爱国之杰者，胡于此点未能恍然解悟乎？”上海报界公会也致电袁世凯和孙中山：“国都及临时政府地点应在北方，其理由早经各报暨庄都督详细说明，即旅北商民亦公电赞同，因日久相持人心不定，致肇京津保定之变……务恳迅赐协商允妥，亟就北京组织完全政府建定国都。”在一片恹恹声中，各外国使馆也都开口干涉，扬言要派兵保护使馆，有的甚至以此为借口在中国境内调动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原就属意于袁世凯的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们更有话说了，理更壮了。遂以多数议员同意，通过了六条决议：（一）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认为袁大总统已受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征求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待事宜；（六）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林森将决议与通知交给孙中山过目，说：“刚才会上，孙毓筠建议由你任第一任国务总理，以将国民的实权

掌握在同盟会手中。广西都督陆荣廷也支持这个建议。”

孙中山感于自己为了制约袁世凯而提出的定都南京和袁到南京就职两个条件轻而易举地被袁世凯、被社会舆论、被自己的部下及其附随者否定，真觉痛心疾首。聊以自慰的是，他为了制约袁世凯而提议制定的《临时约法》已经由宋教仁组织人马草拟出来，那上面吸收了宋教仁一贯坚持的内阁制主张，写明了实行内阁制政体，总统为虚位元首，一切权力在于内阁。有了这道紧箍咒，就不怕袁世凯翻天了。想到这些，他心情轻松了一些，对林森说：“做人情索性就做到底。我们既然将政权让与了袁世凯，同盟会就干脆退为在野党，让袁世凯自己选择内阁总理。只是你要赶快开会，将《临时约法》通过，公布天下，让众人都用《临时约法》精神监督袁世凯。”当晚，孙中山起草了给袁世凯的电文：“将专使要求各条提交参议院，当经院议决，允公在北京受职，其办法六条除由参议院电知之外，今日再电专使转达尊处。”次日命人拍

发袁世凯。



林 森

林森虽主持参议院会议通过了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决议，但他本人并未同意。他是个老同盟会员，虽然从年龄上来讲只比孙中山小四个月，但对孙中山称得上耿耿忠心。他1867年3月出生在福建闽侯一个商人家庭，6岁开始读书，直到17岁。从鹤龄英华书院毕业后，就到台北电报局当职员，台湾割让给日本后，他返回大陆。中间一度又到台南法院任过一段通译，但实在不愿过亡国奴的生活，1902年考入上海海关当职员。受孙中山的影响，他与林述庆等人组织了福建学生会，担任主席。后通过闽籍留

日学生林文、方声洞，接受了孙中山民主革命的主张。同盟会成立时，带领福建同学会全体会员一并参加同盟会。武昌首义时，他正在江西九江海关当职员，与武昌詹大悲、上海陈子范等人取得联系，和吴铁城一起策动驻九江的新军标统马毓宝宣布独立，成立九江军政府，马毓宝为都督，他任民政长，吴铁城任总参议官。独立各省派代表开会，他作为江西的代表参加了《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作为留沪联络员参加了上海会议，随后又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南京会议。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他作为福建省选派的议员，被选为议长。听了孙中山的话，他说：“请总理放心，8日我们便可开会。通过《临时约法》当无问题。”

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开会通过了《临时约法》。袁世凯也于此日在北京发出致参议院宣誓电。电文谓：“南京参议院公鉴：麻（6日）电悉。所议六条，一切认

可。凯以薄德，忝承推举，勉任公仆义务，谨照3月6日参议院议决第二条办法电达宣誓。下开宣誓词，请代公布。其文曰：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约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大中华民国元年3月8日，袁世凯。”这宣誓词得到了参议院同意。3月10日下午3时，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正式举行了新任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袁世凯似乎并未把这就职当成什么庄严的大事，边幅不修，睡眼惺忪，随意地穿了一身清朝陆军上将军服，拿把长剑，在参议院代表蔡元培监誓下，当着百十多名来宾的面别别扭扭地宣读了誓词，随后，颁布“大赦令”和“豁免钱粮令”，宣布凡民国元年3月10日以前“除真正人命及强盗外”，一切罪犯“无论轻罪重罪、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者，皆除免之”；“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

就职宣誓随随便便的袁世凯，对内阁的人选却极为重视，苦费了一番心思。最后，他开出了一张名单。袁克定看了，好生奇怪，问道：“大爷，你怎么选唐少川做总理，他本是你派去与南方乱党谈判的，他却背主求荣，参加了同盟会。他和孙文是同乡，会不会被孙文拉过去？还有，那阁员也是同盟会会员占多数，跟你近的只有赵秉钧和段祺瑞两个人。这不让同盟会把你架空了吗？”袁世凯说：“唐少川加入同盟



袁世凯（前左三）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和部分政府官员与外国使节合影